

佛祖統紀

卷六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29
4

東土九祖紀第二

佛祖統紀卷六

天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東土九祖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二祖建立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靈慧大禪師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掇持大禪師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七祖傳持教觀天宮尊者全真大禪師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山門禪定
蘭若藏本

F0229-121

九祖天台記主荆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爲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邪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閱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誦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敷暢道之將行篤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立爲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拓鴻業以

名一家掌作言而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略約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群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復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立行二十五法爲方便十乘觀法爲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爲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言集爲論疏以淑惠于後學而世之好爲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請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卷滿闔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

使天合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既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宮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遠域鄰封填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荆溪之世遭罹多艱畔人竊發則金鉞義例不得不為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為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勲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尊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

高祖龍樹尊者本紀在西土三祖中入楞伽經云善逝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厥號為龍樹能破有無

宗顯我大乘法得初歡喜地往生安養國

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為曾祖師若以尊上為高則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為高所謂功德無上謚為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為始祖故智者指為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尊之通稱為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為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焉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德無上之義非同俗間曾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際東魏孝靜

北齊文宣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便輔行云恐是自智者已前未嘗有第二最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人立於圓家七方便第三嵩師用三世本無來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第五鑒師多用了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內外中間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覺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無間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思師多用隨自意安樂行第九顓師用三種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依大論則知爾前非所承也輔行所載按高僧傳南岳悟法華三昧性鑒最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又云智者受業思師思師從道就師是知諸師多同時互相咨稟而法門改轉後多勝前非復可論相承也至此齊已降依論立師夙稟圓觀自此授受始終不異始可論師承耳

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第三卷引大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別說欲令眾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

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二心中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獲故此觀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忍位師又因讀中論大智度論至四諦品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定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師在高齊之世輔行齊高祖今詳高歡相東魏封齊王至子洋方受魏禪是為文宣追謚高祖據此時尚稱東魏文師道化行於北受禪之後故云高聚徒千百專業大乘此以姓國如蕭梁元魏也獨步河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

以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岳岳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焉祖見止觀輔行宗元錄九

贊曰北齊以上格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鑒所能知也既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蓋當高氏政亂國蹙之日宜此道之不能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豈無所考邪慈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津人也

南岳願文自敘云歲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於魏國南豫州武津縣生此當魏宣武延昌四年梁武帝天

乙未歲也 監十四年 兒童時夢梵僧勸令入道或見朋類讀法

華經樂法情深得借本於空家獨觀無人教授日夜

悲泣復以豕非人居乃移託古城鑿穴棲身晝則乞

食夜不事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久雨濕蒸舉身浮

腫忍心向經忽爾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王摩頂而

去昔未識文今自然解所摩頂上隱起肉髻年十五

魏莊帝末 出家受具謝絕人事專誦法華日唯一食

不受別請所居菴宇為野人所焚即嬰痼疾來求悔

過其疾即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

受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為加

羯磨圓滿戒法四十二僧即四十二位自初住訖妙

十信以故四十一位大士父妙 既寤益厲常業又嘗

夢阿彌陀彌勒佛與之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

會龍華感歎非常倍加精進年二十東魏孝靜 因讀

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

林野經行修禪後諸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心之法

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

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

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

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

重輕是為八觸 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欲

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

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東魏武定六年三月在河南兗州與衆議論爲惡比丘所毒垂死復活齊天保元年年三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覲諸大禪師遊行諸郡是歲刺史欲送歸鄴齊文宣所都師意欲南向即舍衆渡淮時敕國內諸禪師入臺供養南此朝常無朝爲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至郢州爲刺史劉懷寶講摩訶衍義諸惡論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命垂盡一心念般若波羅蜜毒即消散五年至光州開岳寺巴子立五百家共刺史請誦摩訶衍般若經六年於光州大蘓山講摩訶衍東坡集光山縣南四十里大蘓山南小蘓山北

有寺名淨居齊天保中思禪師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蘓氏又問二山名歎曰吾師告我遇三蘓則住遂留結菴而父老竟無有蓋山神也其後顓憚師來謁師遂得法七年於城西觀邑寺誦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欲加害師誓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十方國講說是經令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爲刺史講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送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濟命于時復發願決定誓造金字般若爲衆講說九年於大蘓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合自言我能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大品般若及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記

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化一切又
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講者皆惡知識初
似好心後即忿怒所有學士如怨詆親亦不可信諸
王刹利亦復如是擇擇擇擇法智慈雲皆云朱陵四
勸令講者學士亦親者諸王刹利者如是師名行遠
聞學徒日盛衆雜精粗是非數起乃顧徒屬曰太聖
在世不免流言况吾無德豈逃此債債是宿作時來
須受此私事也齊祚將傾佛法暫晦齊後為周所滅
周武廢釋道二
教當往何方以避此難忽聞空聲曰若欲修定當往
武當南岳師裴回光州時往鄰郡為衆譸說凡十四
年天保五年至光州陳光大
一年入南岳始終十四年光州當陳齊為邊境烽

火數興衆不遑處乃以陳光大二年入居南岳謂其
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事遠遊師入
南岳
至大建九年果十年而終先是有梁朝高僧海禪師居之一見如
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道師一日登祝融峯岳神會
基神揖師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
諾師即飛錫以定其處寺今福嚴神曰師已占福地第
子當何所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今岳君
塑像猶
鼓上岳神乞戒師乃為說法要一日師謂岳神曰他
日吾有難檀越亦當有難師指巖下曰吾一生曾此
坐禪為賊斷首尋獲枯骨一聚今福嚴
一生巖至西南隅指
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即拾髑髏起塔以報宿修

之恩今二生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吾三生嘗託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器皿及堂宇之基即築臺為衆說般若經今三藏衆慮無水師以杖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出今虎跑泉杖去聲所扶之杖漢明以杖撞即是也上聲持持也書武王左是杖黃錢去大建元年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觀山有勝氣謀於衆曰此氣主褐衣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鑿斷岳心釘石為巫蠱事注見通鑑三卷注埋兵器於山上因詭奏曰北僧受齊募而為之宣帝遣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日復進師曰檀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度使者尚未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

見師乘空而下梵相異常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評告罔上令案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人之命非貪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衆亦足小懲帝可之敕有司治鐵為十四券識道士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為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此初勅寓栖玄寺掌住匡官精舍遇雨不濕寢淫不污僧正慧暲遇諸塗歎曰此神異人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欲與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師既復歸山中說法如故道衆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香積用贖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

願因名陷田莊俗呼道士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勒石
記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道士
錢券記時道衆私誓曰今世神通官勢皆所不知後
五百年當生汝法中壞滅汝教師亦預記曰此諸道
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殺衆入我伽藍壞遺體矣宋皇
大守時有大臣出鎮湖南經此山擊鼓過此山
備曰異日道士得志必有報復當理碑石
無蹤跡可尋因改名天竺莊而以碑券埋於三藏
院大藏間道士林雲素焚滅天聽果移文物此
以無亦可考遂止荒道初有像止菴來主此山謂衆
曰二生塔墮荒榛瞻禮非便當遷合於三主若蓋像
藏私其地爲已塔也即與執事者十四人備斧鑿開
石龜其靈骨如黃金色有石昇列歐陽正則筆名轉
衆爲今主首知事行像比今名不小有大驚駭是
寺求後掩藏其骨像後作他山每北座必對衆自悔
求求後掩藏其骨像後作他山每北座必對衆自悔

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三昧方等
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
當遠去竟無答者即昇衆敘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
覺號哭師訶之曰惡魔出去衆聖相迎方論受生愛
何驚吾邪即端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
香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夏四
十九初在大嶺以法付顓師後常代講般若至一心
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大品次第意耳
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

前吾既身證不必有疑顓師問所證是十地邪曰吾
一生望入銅輪師獲六根清淨即圓十倍別三十師身相挺持以領徒太早損已益他俱居鐵
輪耳師獲六根清淨即圓十倍別三十師身相挺持耳有重輪頂有肉髻半行象步不倚不斜平昔禦寒
唯一父納法華經納衣在空閑律文謂之五納衣謂納受五種舊弊以為衣也俗作納字失義續續之屬一切不受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供物嚴備
瓶水自備有諸天童以為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
藏身異香奇迹不可勝紀常示衆曰道源不速性海
非迷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亦非真又偈
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見真相獨行獨坐常
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富塞滿虛空看時不見

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是是尋常見
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
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
及內外超群出眾太極玄指物傳心人不會所著述
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二字門無諍行門大
乘止觀各二卷釋論文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
智觀門各一卷起南岳願文鐵券
傳燈云慧公令人謂思師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師
報曰三世諸佛度我一人口吞鉢有何衆生可化今考
南岳願文自序誕生之年當梁武帝天監十四年至陳
光大二年始至南岳時年五十四誌公已入藏於景
武之世久矣不當有此遺問今恐
別有一師後人誤傳為誌公耳

誌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之天台

其為功業盛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
高嵩嶺行深伊洛高名行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
旬常坐一時圓證別傳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
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
荆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見止觀可
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顗字德安姓陳氏世為潁川人晉
朝避亂止于荊州之華容今江陵府父起祖梁元帝
時為散騎常侍封荏陽侯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紫迴
入懷又夢吞白鼠因覺體重卜者曰白鼠者龍所
化也誕靈之夕神光發屋梁武大同四年戊午鄰人望之以為

火至則知其生子眾咸驚異內外胥訟欲陳鼎俎以
為慶席火滅湯冷為事不成且有二僧扣門曰此兒
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師眉分八采帝王世
四月而生目耀重童漢書項羽黃髮重眉有八采童有古帝者之
相父母每藏護之不令人見在緇裾中卧即合掌坐
必面西七歲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徧成誦
年十七值梁元帝江陵失守元帝初其湘東王武帝
所害王位都江陵三年九月為西魏所親屬流
徙師於長沙佛像前誓為沙門晉孝武時江陵城比有
其處得金佛一身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乃迦王
長沙寺即金言長沙佛像也寺在江陵城此舊以鳩
潭州長沙者謂天人咸通傳云夜夢瑞像授金色手
長沙寺在荊州北岸此言亦同

從窓而入三摩其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求出家二親
愛之不獲見許乃刻檀寫像披藏密經當拜佛時恍
焉如夢見高山臨海山頂有僧舉手招之須臾由臂
至千山麓接入伽藍見所造像在焉即悲泣自陳願
學得三世佛法對千部論師說之無礙用報四事恩
惠僧復指像謂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是年父母相
繼傾喪案州碑師欲遊方其父母其旨當何供
是前求出家父母未許時事今附見之年十八辭兄
求去梁敬帝紹泰元年也時王琳守湘州往從之琳
以陳侯故舊即資給法衣依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
出家輔行云投果願寺舅氏出家二十進受具戒是年九月律位

武帝初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復詣大聖山南岳山
法華無量義昔賢觀歷涉二旬誦遍三部進修方等
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莊嚴而諸經像縱橫紛雜此
諸部身在高座足躡繩牀口誦法華手正經像此表
華旨意區別淳華華使一歸於正既精通律藏常樂禪悅快快湘東州
無足可問陳文帝天嘉元年輔行作乾明者思禪
師止光州大蘓山即往頂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聽
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昔賢道場為說四安
樂行南岳著安樂行義久亡其本因明行較遊方至
之始獲開板昏曉苦倒如教研心切柏代香柏盡繼
之以栗卷進月月沒燎之以松經二十七日誦經至

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身心豁然寂而入定
持因靜發妙樂云。圓門三昧。陀羅尼。從慧靜者定也。即法華前方
便也。持者空持。照了法華。若高暉之臨。幽谷。午也。正達
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壘。將證白師。南岳更為開演。
凡自心所悟及從師咨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
歎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
便也。所發持者。初旋陀羅尼也。凡登住。為真修。十信
指五品也。初旋陀羅尼者。旋假入空也。百千萬億陀
羅尼者。旋空入假也。法音方便。陀羅尼者。二觀為方
便得入中道也。此陀羅尼。為持持。會言初旋。即空持
也。大師所入定者。是前方便。即五品觀行位。所發持
者。旋陀羅尼。即十信相似。依因此定。得發空持。是
為由五品之功。轉入十信也。昔人以五品不應護初
定為言。蓋不思持因靜發耳。玄藏有云。故舊陀羅
山三昧之力。正是此義。至於臨終。自說。祇是五品

蓋發。寄。誠。生。徒。以。自。行。為。急。故。託。謙。辭。示。居。體。行。也。
大師責弟子曰。汝等。雖。種。善。根。問。他。功。德。告。實。何。益。
蓋此意也。當知大師若本若迹。皆不可知。知縱令文字
等覺與妙覺與梁氏讚之。若此。今復何論。縱令文字
之師千群萬衆。舉汝之辯。不可窮矣。當於說法人中。
最為第一。有慧遠禪師。謂門人曰。我所敷弘真師子
乳。他人之說是野干鳴。師引經數問。邈為之屈。夜夢
三層樓閣。已坐上。邈立下。一人怒目。謂曰。何忽邈邪。
何疑法邪。宜當問我。師設難數關。怒人結舌。師因誡
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南岳造金字般若。命師
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容審。餘悉自裁。南岳
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法付法臣。法主無事。復
謂師曰。吾久羨南岳。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當俾

燈化物莫作最後斷種人也最後謂師既奉訓不徒
從往南岳以陳光大元年同法喜等二十七人初至
金陵此陳廢帝時師年三十楚曰有法濟者自矜禪
學倚卧而問曰有人入定聞攝山地動知僧銓練無
常此何禪也攝山在建康七里詮公止觀寺練無常
火風入空觀衆答曰邊定不深邪乘闇入若取若說
定壞無疑濟驚起謝曰老僧嘗得此定向靈曜則公
說因此求失已而朝野聞風咸來請益大建元年宣陳
帝儀同沈君理請居瓦官晉哀帝以官居瓦官地賜沙
昇元寺號開法華經題帝勅停朝一日令群臣往聽時
僕射徐陵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樂射同以

正等俱稟戒法同聞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
馬敬韶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皆金陵上匠
咸盡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衆講大智度論說次第
禪門法慎私記三十卷章安治定爲又爲毛喜出六
妙門止觀也師止瓦官前後八載七年謝遣門人曰
吾初年共坐者四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
滿十人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
人見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宣帝敕
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秋九月遂入于
天台輔行謂此年甞宿石橋見一老僧曰禪師若欲
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以仰給三國成一謂南

朝陳北朝周齊當有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寺若成也成者一者隋也國即清時三方鼎峙雖聞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南峯見百錄序遊山者多即裴回留意此山先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光謂之曰頗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微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光曰此捷稚集僧得住之相捷稚音度地此廬金地吾云竹木銅鐵聲已居之北山銀地汝宜居焉乃於北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宛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雷震魑魅千群狀極可畏安心空寂自然退散復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哽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消殞強輓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

魔所為之狀此土諸師修行少有能降天子魔者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制敵勝怨乃可為勇此二句出津名經復為說法師問曰太聖所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以後自行兼入吾皆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歲偶失稔衆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菑拾象昔者巨勝胡麻也象即像斗子擇樹子也安貪無戚九年二月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天台在六朝時名始豐調徒予賦反稅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衆復來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創寺啓于朝賜號修禪尚書毛喜題陳郡袁子雄新野庾崇二人登山值

論淨名即專心齋戒連夜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
映徹山陰曲澗跨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鑪登
橋入堂雄以告崇崇稱不見雄因發心改造講堂天
台瀨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贖簷一所為放生
之池時臨海內史計翊請講光明經漁者聞法皆好
生去殺舍江溪簷梁六十三所三百餘里俱成法池
批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伏法遙想禪師冀垂一救
夜夢群魚巨億吐沫相濡明且有詔特原翊罪碑作計尚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衆峯峭
兒恐是字瑞
擎橫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見瑞
雲五采狀如月暈遙蓋寺上群雀嘈囀飛集欄宇師

曰江魚化為黃雀來謝恩耳至德元年陳少勅國子
祭酒徐孝克樹碑為銘以贊功德文載二年永陽主
赴躬行方等晝講夜禪王與子謀家人咸稟淨戒少
主問群臣曰今之擇門誰為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
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詔還京都宣
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勅使並辭以疾在百錄具
三月更勅州郡為之勸請百錄有勅東陽文王勸師
時大師尚留東陽王勸師
曰主上虛已思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
賴師不得已遂行既屆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
極殿開大智度論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就講時

百座居左

法師也

五等在右

五爵公侯

慧暉耳慧曠

慧辯皆奉勅難問

天子臨筵聽法

百僚莫不盡敬時

僧尼類多無業

朝議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師諫

之曰調達日誦萬言

未免淪墜

付論調達誦得六萬

連生入地獄此大權設化而大

衆特唯憶一偈乃獲

四果法句喻經

服特暗塞佛授一偈守口攝身篤

論為道豈關多誦

少主大說即停搜簡師以靈曜偏

隆後更求閒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

三橋師曰冠達乃梁武法名

三橋即光宅所在少主

聞之即迎師居之復下詔曰國家舊誦仁王十年兩

集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帝幸光宅寺令

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請立法名師等

以海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授菩薩戒自太子已下

咸奉戒法南史名深百錄請戒文名

禎明元年於光

宅講法華經時章安預聽次受金殿六十九於冊立

三年正月隋伐陳國破江南皆歸於隋師以時方

喪亂遂杖策荆湘杖上聲扶也去聲者所扶之杖也今

北光武荆州為湖南路次益城今江州地

夢老僧謂曰陶

侃瑞像教屈守護及往憩廬山見永遠二師圖像方

悟其靈俄而潯陽反叛即江寺宇焚毀唯此山免於

見侵益知護像之驗晉陶侃刺廣州海上得金像文

載像行船沒送還本寺遠法師造東

隋開皇十年正

林載像行船沒送還本寺遠法師造東

集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帝幸光宅寺令

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請立法名師等

以海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授菩薩戒自太子已下

咸奉戒法南史名深百錄請戒文名

禎明元年於光

宅講法華經時章安預聽次受金殿六十九於冊立

三年正月隋伐陳國破江南皆歸於隋師以時方

喪亂遂杖策荆湘杖上聲扶也去聲者所扶之杖也今

北光武荆州為湖南路次益城今江州地

夢老僧謂曰陶

侃瑞像教屈守護及往憩廬山見永遠二師圖像方

悟其靈俄而潯陽反叛即江寺宇焚毀唯此山免於

見侵益知護像之驗晉陶侃刺廣州海上得金像文

載像行船沒送還本寺遠法師造東

隋開皇十年正

月是年南北歸一文帝下詔曰皇帝敬問光宅禪師朕

於佛教敬信惟重往者周武毀棄佛法朕曾發心立

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遂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

已化人必希獎進僧偷用光大言光宅者時秦孝

王出鎮揚州秦王揚俊文帝子晉王弟李巡曰致書

延屈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屢旬大

風秋賦競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十一年晉王代爲

總管晉王揚廣代秦遣使奉迎師曰我與晉王深有

緣契即束衣順流不日而至王製文請授菩薩戒師

三辭不免乃立四願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

以禪法見欺二者身閭庠序口拙喧京願不責北

矩三者爲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立誓念赴

願放飲咏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時王方希

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大

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

禁可名揔持王贊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

戒戒諸書社來皆稱弟子揔持授戒既畢出居城外禪衆寺即欲西

上王因請留師曰先有明約豈當相違王乃遣柳顧

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十二年二

月師奉書於王請爲東林峯頂兩寺檀越王復書許

之三月師將啓行王復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師

不許王命有司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

使往廬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
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荊州旋鄉
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此地在隋通遠州朱梁時分置荊
門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道俗稟戒聽講者至五
千餘人初至當陽望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清溪以為
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
娑偃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
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
張口內有陰魔列陳砲矢如雨經一七日才無懼色
師問之曰汝所為者生死衆業貪著餘福不自悲悔
言訖衆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玉長

者美鬚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致敬曰予即
羽漢末紛亂九州瓜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義臣
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有餘烈故王
此山太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
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哀閱我愚特垂攝受此去
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蜀先主拜
率眾攻曹仁不克孫權已據江陵羽因遣走吳馬忠
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唐書羽生侍中與其裔
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
成師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為平陸棟宇煥麗巧奪
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
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間法願洗心易念

求受戒品永為菩提之本師即秉鑑授以五戒於是
神之威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晉書王
夫神異故晉王答書有云當陽建寺既事出神心
理生望表即當具奏嘉號章安撰別傳畧不及關王
事殊所未曉若謂之無所聞知則章安親在王泉聽
矣矧夫關氏事迹建分神應豈於當時有所遺邪
今觀王泉碑以補其闕而歎吾祀之聖德若此至若
關氏敘事之際尚多訛謬今並收載覽者宜知
至他所未錄者今並收載覽者宜知
月晉王入朝行次陝州遣書往荊州奉迎夏四月於
王泉說法華玄義年安云次在江陵五月遣智邃奉
書晉王上玉泉伽藍圖并求撰衡岳禪師碑因獻萬
春樹皮袈裟梁武帝時王答曰奉旨於當陽造寺既
事出神心理生望表詳此二句正言即當具奏關王建寺之事

自春徂夏天旱不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
源口咒手揮風雨交集民衆大喜歌詠滿道荊州總
管王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陳
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隋書王世積後為涼
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月荊州弟子陳子
秀致疏請講法華十四年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
觀一夏敷揚二時慈雲此早晚兩是年過岳州刺史
王宣武請授大乘戒法學士曇捷請講金光明其俗
專業殺捕及聞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所咸
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鎮遣使奉迎
師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六月王奉書求學禪慧

其辭曰戒為基址昔年虔受而定品禪枝并散歸靜
未知可開化否師復書以本懷夙在天台舊居禪定
一門懼非深寄更回神慮別俟勝賢後三日王復書
云智者昔在陳朝瓦官大集榮公先被折角兩瓊纔
獲交綏小莊嚴寺慧業答難陀負如打其角漢書五
莊嚴寺宋雲折其角兩瓊纔者此破寶璽建初
寶璽並梁朝人後者馬頰下纔也戰則兩馬相觸今
兩瓊與智者議論總交綏便往走也左傳交綏而退
前往荊州舊學名僧莫不歸服非禪不智驗乎金口
止觀引經云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弟子即日而不依請如彼彌勒今
當問誰法華經彌勒作是念今若此尊現神變思以
法華經彌勒作是念今若此尊現神變思以
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荊州立
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為檀越王即貽書達荊州

總管掌令檢校復致書勸留棲霞庶獲容決行道本
貴安心寧勞過遠天台之路幸輟前懷師復書曰棲
霞咫尺非關本誓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每屬弟子
若一旦無常願歸骨於天台昔願創伽藍故欲遣修
葺方乞寺名屈作檀越王答皆許之八月將山棲霞
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居不赴九月王
迎師入城既入謁懇辭東歸王不敢留遂行吳越之
民掃巷以迎沿道令牧播華交候寺久荒蕪已十二
載人蹤斷絕竹木成林將至半途一僧雪頂駐錫當
路逡巡即沒咸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負杖吟
詠杖夫聲所扶
杖上聲扶掌遊行而歎曰靜夜深山澄神自照

豈不樂乎十七年四月立御衆制法十條付知堂上
座慧諫見百錄是月王遣使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觀
江都八月會稽嘉祥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誦
法華不赴嘗於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如人問難
侍者智晞明且啓曰未審夜來見何因緣師曰吾初
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梵僧謂我曰機緣如薪
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事備矣化道乃行華頂之夜
計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岳
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
唯三觀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他方華整應是國名
未詳所在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逸吾拜稱諾此死

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今
來冥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藏屍於西南峯累石周
齋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
語弟子曰商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
乃口授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師
即日散施什物以與貧乏標牒山下以擬殿堂代音
也畫作圖形以爲模式誠其徒曰後若造寺一用此
法或疑山澗險峙何能成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
家所辦俗辨衆不測其旨次日隨便出山行次石城乃
稱有疾謂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吾不負言吾知命
在此故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變

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一分奉彌勒二
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卧專念彌陀觀音及般
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治或請進藥師曰藥能
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
藥何所留智晞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
又請進齋師曰非但步影為齋日數不能無緣無觀
即真齋也無所緣無能觀是為境觀俱亡十一月二十一日造發願
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鄒縣阿育王塔寺剡縣十
丈彌勒三尊尊儀用表三世頽毀剝壞願更莊嚴付
囑後人使經營修立是日口授遺書并手書四十六
字唯此六十字親筆其書略云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

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圖
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室內索三
衣鉢令侍者唱二部經為最後聞思聽法華竟贊曰
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
蓋之知誰可與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輟斤絕
絃於今日矣即人輟斤伯牙絕絃並見莊子聽無量壽竟贊曰四十
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改
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當
唱經時吳郡侍官張達等五人見石佛倍大光明滿
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
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

蜜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凉池若能於
病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涅槃經
金今我最後策觀談玄凡言策觀皆觀策令進之一義取
後善寂吾今當入善入智朗請曰不審師入何位沒
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汝等類種善根問他功德如
盲問乳告實何益吾今當為破除汝疑吾不領衆必
淨六根為他損已祇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
來迎我波羅提木又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
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為親使通佛燈是
為養蠟又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
惟長惟久氣盡為期云何身令方復聲聲世間哭泣

喪服皆不應為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
十四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歷
十日道俗奔走號泣遶拜入龕之後流汗徧身將昇
歸佛隴連雨不休弟子咒願乞加神力纔舉禪龕應
時開霽乃於寺西南峯起墳奉藏從先囑也傳法弟
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者不可稱數梁肅禪林寺碑
十二人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棲霞靈
巖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經十五處旃
檀金銅葺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人師於三
十年唯著一納納非冬夏未嘗釋體有所受施一果一
縷悉以入衆凡所弘通不畜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

文有大機感乃親著述為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
卷為毛喜著六妙門為兄陳鍼著小止觀為學徒著
覺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三卷上
親常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一徧若著章
疏可五十卷章安治定為十五卷若說法華玄義
圓頓止觀半年各一徧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
門常時誦授章安一聞述以為疏十八年智者弟子
一智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
十一卷至揚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義疏為
之悔恨所囑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導指畫吳郡鄞
境剡邑三處像塔及智者卧疾處亦當嚴飾復遣使

至佛隴建千僧法會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
曰昔親奉師顏未能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
文生解願示神通夜夢群僧集闍王自說義見智者
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闍還復飛去四月十六日
佛隴僧眾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智者常服按行堂
內少時方出上座驚起瞻拜眾共悲歎十一月王遣
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眾齋二十年立晉
王為皇太子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
勝德特至龕所旋遶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木
一寺奔馳眾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
使灌頂智瑖奉啟入京稱賀并謝造寺新成王既崩

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子寺基是也王旣爲寺檀越王弘實任經理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國成一一是也寺成乞名即從先記此呼爲國清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遣散騎侍郎張乾威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及爲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僧使智瑪奉啓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駕巡幸至揚州寺遣智瑪詣行在所十月引對大牙殿賜坐宣勅云師等並是行道之衆勿容比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瑪對曰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有常制不敢容外客及私度代死

又勅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必當大異弟子欲爲先師造碑當有行狀瑪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錄成一卷當即貢上帝勅秘書監柳顧言曰朕欲爲智者製碑非卿文不得朕心碑成勅於寺刻石其要云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其本宗云帝敕揚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爲禪門一表爲五淨居僧使智瑪進曰昔陳朝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智者夢其靈曰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力勢人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爲名遂取大牙殿榜以雌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奉安寺額以

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九僧設千僧齋有司
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喇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
身來受國供是日午後使人同大衆開視靈龕唯空
牀虛帳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群臣曰智者是朕戒師
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威往視龕室儼然
今盧正方往則靈體不可復見既從變化得道非虛
天鄉寺沙門慧延昔遊光宅曾露法潤忽聞遷化感
咽無已欲知智者生處因爲法華經以求冥示潛思
屢旬忽夢智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邑
人馬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衆執役勞瘁心念求護
夜夢智者趺坐牀上焚香如霧尉紹宗曰家貧能施

何疑無福時兄及妻母同夕感夢香氣屢日又張造
者年邁足蹶登龕拜祝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得度脫
忽聞龕中應聲及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
聞如初老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腳短凡十八年專往
龕所殷勤設齋即覺短腳還中步履平正荆州玉泉
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像身流汗拭
已更出識者謂師色身不異於此也錢忠懿王時申
請於朝追謚法空寶覺尊者當是周世宗朝本朝寧宗慶
元三年以荆門請加謚靈慧大禪師雜出百錄別傳
高僧傳三部疏
記南北史玉泉碑國清
碑諸文及關王祠堂記

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暢唯在

法華自阿難結集之後天親作論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太略而已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豈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一唯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蘊證悟發揮妙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靜法門於是解行俱陳義觀兼舉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所能跋及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謂北齊已前非今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覽但是一轉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邪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

云莫以中論相比又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岳師資相承宛如宿契又曰天台所談三諦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為指南云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已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般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粟散小王妄自尊大補注置

諸各分仁以喻而不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爲續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爲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徧難四宗則他皆失據豈有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爲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九祖紀第二

東土九祖紀第三

佛祖統紀卷七

天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字法雲

其師以此子非凡故以地住極位爲立名字將

以進之也

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

陳文帝天嘉二年生能隨

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子非凡因以爲

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

天縱慧解一聞不忘陳至德初陳後主謁智者於脩禪

寺稟受觀法研繹既久頓蒙印可因爲侍者隨所住

處所說法門悉能領解禎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光

宅聽誦法華

文句注云二十

隋開皇十三年

隋文帝夏

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

隋文帝三十三次在江

十四

年夏受圓頓止觀於玉泉時一夏敷揚二時慈惠是也至於餘處講
說聽受之者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
聞皆師之功也十八年正月師與普明奉智者遺書
自天台至揚州謁晉王并奉淨名義疏二月王遣使
王弘送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始用工造國清寺仁
壽元年晉王為皇太子師與智瑛奉表至長安稱賀
并謝造寺右庶子張衡宜令問智者亡後靈異對以
五事備見百錄皇太子悲喜交至遣散騎常侍張乾震入
山設千僧齋二年四月遣揚州參軍張諧入山宣令
慧日道場造莊法論二師隋改寺曰道場此寺在東都二師見唐續僧傳於
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文判釋可令寺眾許矣

法華玄義初齊疏入京眾推師隨使應令八月
送師還山煬帝大業十年時年四十五著涅槃玄義二卷
疏二十卷時隋末兵興寇盜群起師自序云推度聖
文凡歷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
齋永冰雪被其勞苦有若此云疏成烈火焚之不獲
師晚年於會稽稱心精舍講說法華時人讚之有跨
朗龍基超雲邁印之語與皇明師齊山陰慧基撰法華疏梁光宅法雲製疏并傳印師未詳郡中有嘉祥古藏先曾疏解法華開章
安之道廢講散眾投足請業深悔前作之妄唐貞觀
六年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示
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世尊入滅多

藝名香其煙如雲汝今可多焚香吾將去矣因委曲
遺誠辭理甚切忽起合掌如有所敬稱淨土佛菩薩
名奄然而化先是貞觀元年同學智晞臨終曰吾生
兜率見先師智者實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
天人曰卻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座計歲論期審晞
不謬是月九日寔干寺之南山居國清日有老父染
疾百藥不瘳其子求救於師即焚香轉法華經病者
聞香入鼻其疾遂愈仙居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流湍
急歲常溺人師誓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
浹之間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
惠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群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耀

百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衆大驚奔去潰散俗因稱
爲山兵寺每誦經安坐常有天華飄墜其側所著八
教大意智者別傳各一卷觀心論疏二卷國清百錄
五卷涅槃玄義二卷涅槃經疏二十卷真觀法師傳
南岳記各一卷真越王請謚爲摠持尊者出百錄九
祖傳高僧

傳三部
疏記

贊曰昔在智者爲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華之旨
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宣說以被當機
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則章安侍右以一編記
之才昔河南有一編照
蒲州有不聽泰筆爲論疏垂之將來殆與
慶喜結集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

將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母朱氏家
世業儒年十八為本郡堂長郡學父母令歸納婦路
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違昔日重誓邪因示其
五願曰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
生四願童真出家五願不為流俗之僧蓋前身為徐
陵聽智者誦經深有請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願
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師受具之後咨受
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唐上元元年高宗欲卜
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
錫自國清飛至蒼嶺普通山台發可五百里以隘狹

不容廣眾陟空非欄至軒轅鍊丹山師既戾止前棘
刈茅班荆為座聚石為徒晝誦夜禪手寫藏典於是
名其地曰法華旣而學者子來習禪者三百人聽講
者七百眾常分為九處安居師身長七尺骨法古秀
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
衆苦乏水浚一石井纔三尺深日給千衆冬夏無竭
法華至仙居上阪仙居台州仙居縣音反約八十里師每
日往反齋粥禪講未嘗少違咸謂有神足通永隆元
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趺坐禪堂而化異香七日不散
自隆初元初建寺至永隆初入滅幾七十年耳是日眾見坐逝于寺而上阪之
人見師赴檀越舍至人起滅其不可測識若此傳法

雖衆唯天宮威師爲之正嗣師在太宗朝名德升聞
召補朝散大夫封四大師謂引駕大師護國大師餘
二開闢今詳考隋唐僧傳吳越王請謚玄達尊者宋
朝皇祐初元仙居令伍秩於傳道處重修殿庭奉安
真像是夜有虎繞殿三匝而去元豐五年十三代孫
忠法師躬禮舍利增飾其塔錄行實而記之曰師與
天宮同時行化俱受封官繼祖之位若橫論祇成八
世豎分則有九代也昔如來涅槃阿難結集出二弟
子一名商那一名末田地居國雖異行化則同故付
法藏橫列二十三豎分二十四今智者示滅章安結
集出二弟子亦同其時阿難結集之際闍王送供一

夏章安結集之日煬帝送供十年挹流尋源智者如
東土一佛章安有似阿難二威亦猶商那末田地煬
帝外護有同闍王可不信哉師平日坐禪舊趾至今
不生春草

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家學道
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願辭何期心未深
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同會咸爲得入故能以
自在力用或現宰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今法
華大權益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官因福受
報者比量之邪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姓劉氏婺州東陽人總角之歲

深厭勞生遂入空門祝髮受具聞法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往受業刻志禪法晝夜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後歸止東陽深居山谷罕交人事自法華入滅之後登門求道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唯左溪耳師於高宗朝與法華同封朝散大夫四大師吳越主請謚全真尊者

贊曰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絨授其道不行之言則便以為緘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氏此言將以張皇荆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為之重輕耳要之論經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

求道無數為何事邪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

與本朝聖祖諱上下字同

字慧明婺州東陽

人姓傅氏雙林大士六世孫也母葛氏感異夢而有

娠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生

既產未嘗作嬰兒啼每見人則欣笑

盈面九歲

高宗永徽三年

肄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唐武

后如意二年

時年五十

落髮得戒聞天宮盛弘止觀即往

求學未幾一家宗趣解悟無遺常以十八種物行頭

陀行依憑巖穴建立招提而列翠峯左榮碧澗因自

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

常宴居一室自以為法界之寬心不離定口不啻藥

毫耆之歲同於壯齡操紙而衣掬溪而飲洗鉢則群

後爭持誦經則衆禽交翔幽棲林谷深以為樂一日
有青狗至山長嗥伏地師為行懺不逾旬日雙白俱
明每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欽念之頃忽感舍利
從空而下天寶中建塔奉藏會昌廢寺僧毀而此
之至皇朝開寶六年復建塔藏之本山東
南開元十六年州刺史王正容妻屈入城其親法喜
師不欲往教辭之以疾與永嘉真覺為同門友尊照
書招覺山居覺復書千餘言有諠不在屢寂不在山
之語今宋嘉集有答友人書近世有左溪住山清穆
之語刊一書於山中而序之曰左溪永嘉同道也左
溪之言非不知也彼將有微云耳永嘉之言非責也
彼將有說云耳此常人所能知也友足而議者感
也師所居蘭若坐非正陽將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
策指揮工人聽命為日未久舊制儼然山水頻涸衆

以為患舉杖刺之巖泉涌出掌累成二塔繪事悉煎
香汁不用牛膠此用觀音諸佛之泥經畫像之法天寶十三載九月
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
本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二夏三十一弟子
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寤以告鄰鄰夢亦恊時以
為表第四天慈氏內院也茶毗已門人分舍利為二
分一塔左溪之西原遵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
原尉邑人之後思司封李華為之銘云稟法十二人
的嗣曰荆溪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純英撰法華科
文二卷及修治法華文句吳越王請謚明覺尊者
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譴不待

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廈。非因討尋經論。不厪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厪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毫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耄爭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耆耄特結反年八

也十

九祖荆溪尊者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荆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爲號。家本習儒。故幼學夙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邁俗志。年十七。唐宗景雲二年生。至玄宗開元十五年當十七歲。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時年溪與之語。知爲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

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

寧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群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廋

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梨。時年

二十八。受業於宜興君山。緇僧樂圭。縫掖。尋詣會稽。儒士布衣僧伽梨。翻爲大衣。二十五條也。尋詣會稽。

一律師博究律部。久之演止觀于吳門。開元左溪既

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

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

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

他。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

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

以還源。乃祖述所傳。著爲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

圓頓之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
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乘初無
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衣鉢者起於庾嶺談
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二者皆以道行卓犖及卓犖也
名播九重為帝王師範故得後大其學自名
一家然而宗經弘論判釋無歸譎華嚴者唯尊我佛
讀唯識者不許他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習臆而已
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錫曰義例皆孟子尊孔
道闢揚墨之辭識者謂荆溪不生則圓義將永沈矣
天寶大歷間玄肅代二宗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
蘭陵掌與江淮名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

門人含光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
大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可能
譯之至此土邪師聞之歎曰可謂中國失法求之四
維左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在學四夷後漢東夷傳序中國失禮求之四夷晚歸台嶺大
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誨人耆年不倦大兵大饑之
際學徒愈蕃瞻望堂室以為依怙建中三年德宗二月
五日示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
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等談道
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謂之假不二不
異謂之中在凡為三因在聖為三德甄注則初後同
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思之

言訖隱几而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于智者瑩域之西南隅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爲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不二門金剛錫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疏觀心誦經記授菩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記六卷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門人梁肅撰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章安安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

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九人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

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蓋三千人

通者七十二人今言受業身通者無義

吳越王請謚曰

通草者本朝元祐初永嘉忠法師遣門人掃塔草棘荒蕪不能辨即案梁氏碑去大師瑩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唯乳香一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不曰厥功茂焉不刊

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
或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
訓也本紀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
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梁李三四人耳
哉

東土九祖紀第三

興道下八祖紀第四

佛祖統紀卷八

天宋景定四明東湖沙明 志磐 撰

興道下八祖

- 十祖天台興道尊者大法師
- 十一祖天台至行尊者大法師
- 十二祖國清正定尊者大法師
- 十三祖國清妙說尊者大法師
- 十四祖國清高論尊者大法師
- 十五祖螺溪淨光尊者大法師
- 十六祖四明寶雲尊者大法師
-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昔吳越王請謚諸祖而龍樹北齊南岳三師未
及謚今并取遂法師下無師號者即本紀之文
撫其行實以爲尊稱是蓋尊祖之大義也他日
有能考論懿德上之 清朝賜以徽謚者當
用此定名庶乎不失其實也或疑今私謚者漢
朱穆門人與蔡邕謚文忠先生晉陶潛門人謚
靖節先生見漢書宋史唐蕭穎士門人謚文元先生
趙璘因諸錄元延祖謚太先生元結此皆門人私謚
無咎

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龍樹下
逮荆溪九世二祖之宜矣至於遂脩二師相繼誦演

不墜素業會昌之厄教卷散亡外琇疎三師唯傳止
觀之道螺溪之世賴吳越王求遺書於海東而諦觀
自高麗持教卷用還于我於是祖道復大振四明中
興實有以資之也是諸師者或顯或晦述而不作稱
之曰祖蓋傳授有所繼正統有所繫也撰興道下八
祖紀

十祖興道尊者道遠不知何許人唐大歷中_新來依
荆溪於佛隴洞悟幽玄無所凝滯荆溪嘉之曰吾子
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師爲衆開說發
明深旨聽者無不領寤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貞
元二十一年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誦受誨晝夜

不息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一言為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問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敏之姿道俗所敬既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名賢遂公法師拯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密不外筌蹄猶慮他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舸東還指一山為天台創一刹為傳教什風盛播學者日蕃遂遙尊遂師為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見說之撰明

吳傳行滿傳廣備案大宋僧傳遂法師傳實備諸事物外今依宋傳以遂師次荆溪為正。見氏親見明

述曰指要并日本乾淑所錄遂和上止觀中異義

以三界為無漏揔中三者竊詳遂師親受止觀於荆溪無緣輒創此說特乾淑輩為此私義託遂師以行之耳則知日本別行十不二門題云國清止觀和上者皆其國人之依攷也指要又云他既曾附示珠指往於彼國必是依之勘寫據此又知國人依奉先所寄之本故并託止觀和上之名以行其文也四明之言并乾淑奉先耳世人不審便謂并遂師請以此議為解

十一祖至行尊者廣脩姓留氏東陽夏邑人早入遂師之室研精教觀而向心至行日誦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為常課六時行懺晚年彌篤每歲行

隨自意三昧。七七日未嘗以事廢。天台刺史韋珩音行素重教門。請入郡堂講止觀。珩於即席深有所發。時會聽者莫不欣慶。會昌三年唐武宗二月十六日。終于禪林。葬全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甚衆。居上首名物外。後二十三年。門人良湑敬文發塔。火育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舊地建塔藏之。

十二祖正定尊者物外姓。揚氏閩之候官人。父從脩師。傳止觀。且說且行。大中末宣宗歲歉。加跌一室。妙入正定。謂弟子曰。汝若不死。至五穀登時。可擊磬引我出。越歲餘。弟子如所教。遂從定起。中和五年僖宗三月十五日。終于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上首弟子元

琇敬休。慧疑。皆傳道于世。以紹家學。

十三祖妙說尊者元琇音秀天台人。依國清外法師。

學止觀。盡其旨。妙於講說。不以學徒衆寡。二其心。一

日分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

致敬已坐。行未講散。復問訊。即出。師遣侍者邀之。皆

凌空舉手笑謝而去。師當僖昭之際。天下方亂。學教

之徒忽聚忽散。以故得定慧之業者。艱其人。唯清竦

常操承事日久。洞達無遺。操師傳義從從。傳德傳傳。

傳慧。贊修雅。皆繼世有聞云。

十四祖高論尊者清竦。天台人。依琇法師。精思止觀。旦夜不懈。及繼主國清。說行兼至。時錢氏建國。吳越

天合一境有同內地師領衆安處厲其志曰王臣外
護得免兵革之憂終日居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每
長月臨座高論不已衆莫敢有倦色門人世業若義
寂志因覺彌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母初懷妊
不喜葷血及產有物蒙其首若紫帽然梁武帝貞明五年已卯生

幼白二親求出家乃入開元依師誦法華暮月而徹
年十九晉高祖天福二年祝髮具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

乃造天台學止觀於疎法師其所領解猶河南一徧
照也僧傳云蒲州不聽秦河南一徧照嘗寓四明育王寺夢登國清

上方有寶幢座題曰文殊臺欄楯外階欲入不可我

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卻行馬即又欄也亦名非馬依回相接忽

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爲一自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

台教迹遠自安史挺亂天寶末年安祿山近從會昌

焚毀武宗會昌五年殘編斷簡傳者無憑師每痛念

力網羅之先於金華古藏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懿

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爲齊若伏無明三

藏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傳覽天台德韶國師姓陳

智若遺蹤有若舊居又與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

寂師王即召師出金門建譚以問前義師曰此出智

者妙玄自唐末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

於是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王

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請謚天台
諸祖止謚天台一家教學蓋而復興師之力也
義云只越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國
人諦觀來奉諸部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
門等不復至據此則知海外兩國皆曾遣使若其
文復還中國之實則必以高麗諸觀來奉教義為止
有興教明師年方弱冠聽經於會下常自疑云飲光
持釋迦丈六之衣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為
解長邪身解短邪特韶國師居雲居屬天聚衆五百
明往問之國師曰座主卻是汝會明慍色拂袖而退
國師曰我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明回螺溪口即吐
血師聞驚曰此新戒觸忤菩薩人來明舉前話師云
汝不會國師意速去懺悔明具威儀詣前悲泣作禮

首過國師為頌出前話云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
彌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瘳歸謝師曰非師指教幾
喪此生二師口義云玄福山君言國師是智者起法
堂都料螺溪是放生會首堂中僧眾是所教
之太平興國五年本朝自山中出居州治寺東樓夢
刹柱陷入于地即徙居西偏其夜春雨驟作山頽樓
傾咸謂師有天眼雍熙元年求安縣請於光明寺為
衆授戒忽佛殿木像墮壞腹中出發願文乃唐咸通
六年沙門希皎為七鄉人施戒勸造此像願舍報為
男子童真出家傳法利生時會觀者謂是師前身也
四年十一月四日寢疾囑門人不許哭泣祭奠言已
即瞑目門人累小塔窆于方丈壽六十九夏五十傳

法弟子百餘人外國十人義通實為高第而澄或實
翔為之亞焉天台官民先曾傳戒者共迎師具相於
元寺編素致祭哀動一城天為慘色後徒屬謀遷
不見貌若生人髮長餘寸遂遷葬于國清東南隅澄
或述銘以為識師誦二大部各二十編維摩光華梵
經金剛鐔法界觀永嘉集各數編述義例不二門等
科節數卷韓見高僧傳等文

十六祖寶雲尊者義通字惟遠高麗國族姓尹氏後唐
明宗天成二年梵相異常頂有肉髻眉毫宛轉伸長五
六寸幼從龜山院釋宗為師受具之後學華嚴起信
為國宗仰晉天福時來遊中國師於天福末方十六

中興中國應在二十條以曆推之

至天台雲居師所

居忽有契悟及謁螺溪開一心三觀之旨乃歎曰圓
頓之學畢茲轍矣遂留受業久之具體之聲淡聞四
遠一日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諸未聞必從父母
之邦始乃括囊東下假道四明將登海船郡守大師
錢惟治忠懿王聞師之來加禮延留咨問心要復請
為菩薩戒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錢
公固留之曰或尼之或使之孟子行或使之止非弟
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高麗師曰緣既汝
合辭不我卻因止其行開寶元年本朝漕使顧承微
屢親師誨始舍宅為傳教院請師居之太平興國四

年法智初從師學師年五十三六年十二月弟子延
德詰京師奏乞寺額七年四月賜額為寶雲德熙元
年慈雲始從師學師年五十八師敷揚教觀幾二十
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常呼人為鄉人有問其故
曰吾以淨土為故鄉諸人皆當往生計吾鄉中之人
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右脇而化闍維之日舍
利盈諸骨中門人奉葬于阿育王寺之西北隅未為
詳時其徒嘗請寶雲諸師屢建講席寶雲既終月葬骨于此地壽六十二治平元年
主南湖法孫宗正累為方墳石塔作記以識之後
宣和七年宗徽主寶王昌月堂以地無塔壞與寶
雲咸師徙骨於烏石山其骨晶瑩有光考之琅琅其

聲舍利五色滋生骨上有盈匊得之者其後主者智
謙重刊石塔記於烏石菴中見振祖集

曉石芝曰石塔記謂師著述逸而不傳然考諸四
明章記則尊秉筆為觀經疏記光明玄贊釋矣蓋
四明稟承其義用之於記鈔諸文非為無傳贊釋
一部尚存但不廣行耳

螺溪網羅教典去珠復還寶雲二紀敷揚家業有付
而世方尊法智為中興者以其有著書立言開明祖
道融音也融排山外紹隆道統之功也故慈雲贊之
曰章安既往荆溪亦亡誕此人師紹彼耿光一家大
教鍾此三良又為之辭曰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

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故釋名言

誠為實錄抽繹音亦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世傳所居在鄞故白

塔父經以枝嗣永生與妻李氏禱于佛夢神僧攜童

子道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因而有娠暨生遂以為

名不姓受周禪建隆元年庚申也神宇清粹不與衆倫七歲喪母號

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往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

五具戒專探律部太平興國四年太宗從寶雲學教觀

特年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

何謂法界座曰大捨相法門圓融無礙者是也師曰

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誦心經聽

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雲以瓶

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常代寶雲

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于寶雲之門師待

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復夢寶雲

雲之首擐于左臂而行擐音患亦貫也即自解曰將非初表

受習流通次表操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慈雲真序采用法智自解之說也

淳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

子說隨至道元年以所居西偏小院學徒矣止盈千

莫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舍為

長誦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院宇頽敝與

同學異聞始謀經理既而丹丘覺圓來任役事成平

三年真宗郡大旱與慈雲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

應當然一手供佛懺未竟雨已大決慈雲行業記云約三日不雨當

自焚如期果雨六牛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

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景德元年撰十不二門

指要鈔成立別理真如有隨緣義永嘉繼齊立指監

以難之梵天昭謂不變隨緣是今家國教之理別理

豈有隨緣師乃垂二十問以祛其蔽天台元穎復立

徵決以代齊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撲以助

齊穎時仁岳居座下述法皆義立十門折難摠破三

師人謂淨覺禦略之功居多禦音語法海同四年遣

行人本如會稽什師持十義書觀心二百問詣錢唐

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

錢唐恩師製發揮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總談法

性不須更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升門

人奉先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時賢

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慈雲有寄不墜善信上人詩有曾同結社之句此

則和俱師亟辭之曰夫評是議非近於諍競矧二公

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後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

師於是始作扶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恩

師之廢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

奉先門學述辨訛以助略本謂觀有事理今十法始

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觀師作問疑徵

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此玄文是上三三昧略
本既無揀境且非約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
無教昭師復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爲玄文直顯心
性義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定
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非直顯心
性又十法既不聞揀除將何義同理觀昭師又述五
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陰等爲境附法託事皆不
立陰意謂今所立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
詰之後知心性在因卻潛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
則無揀境謂之事法則又執爲理進
退兩失無所憑據是有無觀復無教師復作問疑責
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得將事法之

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邪此書既往逾年不答師復
作覆問以促之昭師徐爲釋問以十乘妙理爲所觀
境師復責之云本立三障四魔爲境界今若以十乘
妙理爲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爲能觀智邪自發揮
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復各五綿歷七載
乃拏結前後爲書二卷并昭師一不能能觀法二不
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
章自爲十義書又設爲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
師座端觀如什論辯不可當遵白郡守以來無公據
發遣令還不復致答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成
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爲之記三年乞郡

奏于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聞作戒誓辭以授
徒弟立誠其略有曰吾始以十方之心受茲住處
乎改創安施棟宇元爲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
德者無擇通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之謀莫不咸然
五德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遠
於淳儒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克己還榮舉不
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敏於將導何哉兼誦則畔吾
所囑淳儒則誤於有傳戒德則光乎化道遠譽則固
其至業然後辯以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
其不及夫辯矣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
題爲疏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爲常七年撰出心解

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元年謂其徒曰半
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爲法如是吾將捐身以
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
焚身以供妙經遺身苦行人之所難書監楊億年官至翰林退仰道風白丞相謚文公丞相謚文公准奏賜紫服復奉書
爲賀及聞結懺遺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方當合教
復興之時正賴傳持爲世良導往復數回尚執前言
揚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及天竺慈雲俾同勸止太
守親率僚屬勸請住世說法利生且密戒鄰社常保
護之會慈雲東下力爲勸諫而附馬李遵勗亦亟書
交勸尚太宗女魏國公主諡文和公師以公私意勸竟沮前志乃復

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是年迷消伏三
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理毒義有感潤者
述蘊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淨覺引疏義歷四教
十法界以除三障迷止疑以扶師義四年駙馬李遵
勗奏師高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
宣旨住世演教郡守錢希白題塔院云內藏佛骨為
筆求奏舊日明師孰知節用事之上召問僧因言遺
身事上曰但傳朕言請師住世傳教於是賜號法智
德行業碑塔銘寶錄及法智住世傳教詩言李遵勗論
薦賜號今詳希白之題必當時問諸寺僧緣言之復
是年京師譯經院證義簡長行肇二十三人各
寄詩贊美道德待制晁說之五年上聞師為道勤
至造內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為國祈福

源清故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是歲撰觀音別
行文記觀經疏妙宗鈔皆成時梵天門人咸潤述指
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色不具三千等義蓋昭
圓之餘波也淨覺為述扶膜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
評他師昧於究竟煖蠱六即之義一日淨覺與廣智
辨觀心觀佛求決於師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
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所宗迷
三身壽量解并別立難辭請潛修前鈔不使外聞師
慮其為後世異說之患乃加料簡十三科以斥之淨
覺時在天竺上十諫書謂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
義師復作解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

謗謂錯用權實以判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為
之太息既通歸寂遂下復辨後有希最即廣慈之子
法智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時尚無恙見之曰四
明之說其遂行乎自師時在疾以下天聖元年仁宗
撰光明玄續遺記成試開韓四十二章答泰禪師十
問時天童疑禪師貽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
人得道淺深往復不已太守林請師獻會其說師
不得已略易數語住後書補在教行錄中三年先是
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揚聖化每於佛生
日集眾作法縱魚鳥為放生之業是年郡以事闕勅
樞密劉筠撰文以示後人太守曾會立碑於寺見教

寧一夕夢伽藍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領其子
公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忘下
句頭教後事今教行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
其徒曾魯公初生夢老僧披幘入慶歷八年以知制
勝待往贈禮俗至見素衣女自寺門出謂達曰曾舍
人五十七入中書上座是年亦受師號已而不見至
是年果拜相事三朝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若享
英廟蔡襄守錢唐以大士靈異上于朝因賜號靈感
云五年製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帙其後門
人廣智續讚佛一品以成之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
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坐召大眾說法
畢驟稱阿彌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
十四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舌根不壞若

蓮華然明道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院
之左。稟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梵璫則全慧才。
崇矩覺琮等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手度立誠
等七十人。師自咸平二年後專務講懺。常坐不卧。足
無外涉。修謁盡遣。講法華玄義七徧。文句八徧。止觀
八徧。涅槃疏一徧。淨名疏二徧。光明玄義十徧。別行
玄七徧。觀經疏七徧。金剛鐸止觀義例大意十不二
門始終心要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徧。光
明懺七日期。二十徧。彌陀懺七日期。五十徧。請觀音
懺七日期。八徧。大悲懺三七期。十徧。結十僧。修法華
懺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三年。然三指供佛造彌

陀觀音執至普賢大悲天台祖師像二十軀。印寫教
乘滿一萬卷。所著續遺記三卷。光明文句記六卷。妙
宗鈔三卷。別行玄記四卷。指要鈔二卷。扶宗記一卷。
十義書三卷。觀心二百問一卷。解謗書三卷。金光明
三昧儀。大悲懺儀。修懺要旨。各一卷。自餘如融心解
義例。境觀起信。融會章。別理隨緣。二十問。消伏三用
章。光明玄當體章。問答釋日本源信問。釋楊文公三
問。絳緯問答。並載教錄中師於起信論大有悟入。故平時
著述多所援據。後人扁其堂曰起信。示不忘也。初受
命服神照以書賀。師答之曰。三術寡修。致名達朝。彥

止觀安忍中云。名譽利養眷屬受莫著。推若不去。
富饒德澤。現若遺迹。不晚。當一舉萬里。若名刊眷屬。

從外來破。憶此三術。盡商必耐。確平難後。若煩。業
定見。慢等。從內來破者。亦憶三術。即空。即假。即中。設
使。屠。拆。肌肉。心。不動。散。為。辦。九。事。弥。須。安。忍。輔。行。云。
外。障。是。輕。賊。謂。各。譽。等。內。障。是。強。賊。謂。煩。惱。等。內。外。
不。同。尋。蒙。帝。澤。令。被。紫。服。有。取。無。榮。何。勞。致。賀。指。要
初。成。雪。竇。顯。禪。師。出。山。來。訪。觀。其。書。大。加。欽。讚。即。為
設。齋。致。慶。親。揭。茶。榜。具。美。其。事。云

贊曰。唐之末造。天下喪亂。台宗典籍。流散海東。當
是時。為其學者。至有兼誦華嚴。以資說飾。暨我
宋龍興。此道尚晦。螺溪寶雲之際。遺文復還。雖誦
演稍聞。而曲見之士。氣習未移。故恩清兼業。於前
昭圓異議。於後齊潤。以他黨。而外務。同淨覺。以吾
子而內。畔。皆足以。涸亂法門。雍塞祖道。反。獨。也。

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中。竹。冲。東。征。反。當。也。西伐再清教海。切業之盛。可得而思。是以立陰觀
妄。別理隨緣。究竟。結。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
觀心觀佛之談。三雙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
不二門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
說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表而出。
之以為駕御群雄之策。付託諸子之計。自荆溪而
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
集大成。闢異端。而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
陪位列祖。稱為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淵河
東西。音。制。見。莊。子。號。為。教。覺。者。音。損。學。舍。莫。不。一。遵。四。

也譙才笑反
漢書

項羽攻城所過無餘類。謂屠殺皆盡無唯食之遺種也。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興道下八祖紀第四

